

中國遠征軍印支征戰

紀實

楊大鎮 著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中国远征军
印支征战纪实

杨 大 镇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中国远征军印支征战纪实

杨 大 镇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100007)

经销者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南京东海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160千字 7.5印张

版 次 1990年6月第1版

印 次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162-1/I·98

定 价 3.10元

前 言

这段历史，随着岁月已悄然过去四十四年之久，当今的人们曾知几多？就是少数知之者也许将其遗忘了。

我十几岁时，听母亲象说笑话似的随便提到了那么几句，说：“那阵子，刚修通的滇缅路上成天车来车往，车上坐满了军人，说是要去缅甸打日本。车上还有蓝眼睛，高鼻子的美国人。大家都去看热闹。美国人喜欢逗孩子，从车上伸出手来摸摸孩子的脸蛋，或丢一块‘洋糖’给孩子……”

当时我也只是笑笑。

当我在部队从事专业创作后，在滇西深入生活中，又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有关中国出兵印支抗日的情况，觉得这段历史很有意义，中国能够出那么多兵到国外抗击日寇，这应该说中华民族一次伟大的壮举啊！于是，我萌发了要写这段历史的念头。决心已定，我就四下奔波，到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协，档案馆，图书馆，瑞丽江，怒江州等地，查资料，寻知情者了解，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和采访，实在想把这一段历史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出来。然而，又并非那么容易。

前年十月的一个夜晚，一位朋友兴致勃勃地带我去找一个知情人，原国民党第五军的。

昆明深秋的天空蓝极了，就是夜晚也是那么透明，闪烁的星星象一群群爆米花似的在天空中乱蹦乱跳。

我们爬上政协宿舍一幢五层楼，对着一道门轻轻敲了两下，没动静，又重重敲了两下，门开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开了门，连招呼也不打，又返身独自坐到电视机前看他的电视。耳朵上戴着助听器，似乎谁也没进他这屋里来。我的朋友大声向他说明来意，也摆摆手，不愿谈。不过，还是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破纸箱子，指指说：“里边一大堆材料，你看吧……”

我翻呀，看呀，朋友也帮我翻。这里的材料我都有，就一张当年一次作战方案实施图我感到还有点收集价值。当我提出带回去看看（我想带回复印下来），说死老头也不让我借走。

第二天，我的老同学，一家报社的记者要我到他那里一趟，说有事相谈，并派了报社的车接我。

没想到开车的倪师傅就是一名远征军战士，到缅甸、印度抗击过日寇，并且还亲自参加了有名的“仁安羌解救英军之危”的战斗呢。他告我：“我们师一到曼德勒，脚还未站稳，就接到紧急命令，说是一支英国军队的几千名官兵被日本人围困在仁安羌了，要三十八师派部队去解救。我们赶去，打了一天一夜，战斗非常激烈，到天明，战斗才结束。被日军围困的英军被我们解救出来后，他们非常感激中国军队，直拥抱我们。有两个当官的直抱住我哭，总之很激动吧。叽叽呱呱说那些话咱听不懂，但我明白那意思，就是说，没有我们的支援，他们就没命了，非被日本杀了不可……那情景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再就是后来撤往印度途中，过野人山那段情景也是惊心动魄的。在原始老林里，没吃的就抓蛇烧了吃。有的病倒了，就活活被成千上万的蝎蝗

和蚂蚁吸血啃肉，最后成了一架白骨……”

这位当年的远征军战士，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退休后，又被记者站雇请来开车，一个月他又可以多增加点收入吧，说多也多不到哪去，估计就百把块钱吧。

我想，仁安羌那一仗中，他应该和那个抱住他流泪的英国军人互相签名留言，结下深厚的友谊。假如说那个够哥们儿的英国军人现在还活着，而且还有一点身份，并且也还念倪师傅当年救他一命之情的话，他应该来寻故友，感恩报德。

然而，一切就是那么一瞬即逝。

动笔前，我又再次到当年远征军跨出国门的哧叮桥头看了看。

国门，庄严而又神圣！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轻轻地抚摸着那座铁桥的栏杆，静静听着桥下界河的潺潺流水，心中回荡着当年中国远征军出国远征时，二〇〇战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亲手谱写的《场行》……

我在本书中，就是真实地记述了中华民族这一次伟大的壮举。从中、英、美怎样开始军事联盟，蒋介石为什么要出兵印度支那，以及中国远征军在印支抗击日寇那惊心动魄的场面，都有血有肉地再现给读者。

当这本书完稿时，我举起了血一样红的葡萄酒，让一串一串鲜红的小血珠滴滴答答地洒在地上，以此向中国远征的将士致敬！向游荡在伊洛瓦底江岸的烈士们的英魂默哀！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一九四一年到来了.....(1)
-----	--------------------

第二章	踏入一九四二年.....(28)
-----	--------------------

第三章	跨进缅甸的一九四二年春.....(55)
-----	------------------------

第四章	战斗在缅甸的一九四二年夏.....(92)
-----	-------------------------

第五章	还是一九四二年夏.....(113)
-----	--------------------

第六章	撤入印度的一九四二年秋.....(140)
-----	-----------------------

第七章	一九四二年印度的秋末冬初.....(163)
-----	------------------------

第八章	一九四三年开始了.....(185)
-----	--------------------

第九章	重返缅甸的一九四四年.....(197)
-----	----------------------

第十章	胜利班师的一九四五年.....(214)
-----	----------------------

结尾的话	(233)
------	------------

第一章

一九四一年到来了

1

一九四一年几乎是悄悄地到来，而且已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二十一天。

进入二十二这天，一直住在重庆黄山乡间别墅的蒋介石起了个大早，一个人在薄雾笼罩下的院庭里踱着步子。是早起锻炼身体？不象，是散早步？也不象，反正就那么顺着院庭来回绕圈子，偶尔还排开双臂做几个既不是扩胸，也不是伸臂的动作胡乱甩打几下，然后，仍又那么转悠着。

这里，初春的早晨还寒气逼人，但他似乎并不感到寒冷，穿的还是那套睡衣。

蒋介石最喜欢初春。

这时节，阴森可怕的冬之沉寂将让位于复苏了生命的伟大的春之喧闹。这种喧嚣声发自大地各处，洋溢着生之喜悦。松树树干里的汁液升起来了，杨柳发出了嫩芽，山野披上了绿色的新装，湛蓝的天空也显得更加深邃，使人心旷神怡。

蒋介石转悠了一阵，忽地停下步子，朝白柳梢头上那群叽叽喳喳的麻雀愣起神来。也许正是这群鸟儿的啼鸣，使他感到了生命的骚动和欢乐。

“唔，春天果真降临了，而且来得这么早，这么突然！”他心里惊叹道。

是过于健忘？还是由于烦恼的国事把他给吵糊涂了？二十多天前，他还参加了一九四一年的元旦招待会呢，怎么一下子连日子过到哪天都记不清了！

是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他蒋介石的情绪够悲观的了，压抑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他怎么也忘记不了那令人痛苦的日子。自一九三八年初冬以来，中日战争达到了高潮，日本不但占领了汉口，而且还占领了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一个出海口广州。这座南方最大的城市象秋天熟透了的梨子那样落地了。当时，他把希望都寄托在海湾对面香港的英国人身上。然而，英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因为英国从美国那里未能得到将给予支持的保证。英国人担心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会把自己卷入战争里去。

“娘希匹，这些个狗娘养的。”

日本人在海湾登陆以后，蒋介石曾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敦请他给予英国必要的鼓励，共同干预远东局势。他毫不腼腆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他用开导人的语气对美国总统说：“亚洲问题必须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行动来解决。”

哪知，蒋介石在美国人面前也碰了一鼻子灰。罗斯福总统却回答说：“美国当前还不准备承担这个领导责任。”

蒋介石面临困境。

在这种局势下，日本人希望占领汉口和广州夺得最后的胜利。它这时在中国大陆上投入了一百万军队，急不可待地想以某种形式结束这场战争。它没有再强迫蒋介石和它签订城下之盟。日本已经向世界宣布要建立以日、中、满（满洲

国)反共集团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并向蒋介石发出了邀请,条件是中国和过去的反日行为彻底决裂,并“改组人事”。日本这时已控制了中国的所有港口、铁路、大城市、华北全境、山东半岛、长江流域和华南海岸线,日本人相信国民党会向他投降。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假如他屈服的话,未来就必定是一片黑暗。他一如既往地不受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任何冲击。他深信中国将拖垮日本,历史将给他送来外国盟友。中国是个社会结构松散的农业国,即使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在西部地区长期维持下去。在遭难的时候,人不会计较生活多么艰苦和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于是,蒋介石不顾一切地完全用人力在丛山峻岭中开凿出了一条由昆明通往缅甸的公路,使中国有了一条连接外部世界的狭窄通道。他还要在日本人到不了的重庆坚持到最后一刻!这并不是他相信中国自身能够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把日本赶出去,而是由于他确信日本迟早会卷入与某个或某几个大国的纠纷中。

他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所有条件。

然而,日本是不会罢休的。他们又趁法国行将垮台之机,向法国发出通牒,强迫它关闭从河内通往中国的铁路,并允许它在印度支那接管一个军事基地,对铁路的关闭实施监督。与此同时,日本还令在战争威胁下的英国关闭香港边境,停止使用滇缅公路。

于是,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英国同日本正式签定了封锁滇缅公路的协定。自是日起,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艰难地过着日子。他不得而

已，多次让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宋子文以他的“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主要任务是获取美国贷款。

然而，美国国会内的多数人仍抱着“这场战争与美国无关”的观点，使宋子文在美国最初的三个月，一美元的贷款也未得到。

但是，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日本人占领了越南北部！这似乎对美国 and 英国多少有了点刺激，并于二十五日，美国终于同意借二千五百万美元给蒋介石。

由于日本九月入侵越南后，加入了法西斯轴心国同盟，并与泰国签定友好条约。这一行动也直接危及英国通往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的殖民地生命线。因此，为抵制日本进一步霸占东南亚，英国也向蒋介石伸出了援助之手，先是给了一千万英镑，接着就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前几天又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当即和中国酝酿了中英军事同盟问题，并通过了中国对缅印马的军事考察，商定了两国共同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

“娘希匹，一切都似乎顺当起来。严冬总算过去了。”蒋介石对着那群欢蹦乱跳的鸟儿，自言自语地说道：“春天终于还是按着她的步伐来临了！”

“囁咕！”他打了个饱嗝，一股酒味喷了出来。昨天，他和丹尼斯武官又进一步具体讨论了关于军事考察和共同防御问题。两人谈得非常投机，还共进了晚餐。由于心情过分激动，他多喝了两杯，横膈膜不停地痉挛，使他昨天夜晚失眠了，所以今天起了个大早。

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他高兴一九四一年这个良好的开端，高兴早早到来的春天。这下，他感到他出风

头的日子到了。

他准备集中精力经营好滇缅公路这条中国唯一的国际路线。

2

重庆黄山别墅的会议厅里，一条长形会议桌两旁，坐满了各个战区的将领们，他们正在等候蒋委员长的召见。

当挂在会议厅正中的大钟指针指到九字，“当当当……”地敲了九下，余音未尽，蒋介石才身板笔直地走了进来。

“委座到！”

“唰！”地一下，早已坐等的将领们肃然起立，向蒋介石行着注目礼。

蒋介石走到他的位置前，就那么站着。他想给人一种精明干练和少壮有为的军人印象。然而，从他那无意中露出来的手脚的神经质动作和焦急烦恼的神色，又完全泄露了他心灵的暴躁和空虚。他几乎默默地站了约五分钟的时间，才扫视了大家一眼，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同时，骂了句：

“娘希匹，英国人主动找上门来了……”

将领们面面相觑，不知老头子这没头没脑的话语啥意思？是高兴？还是烦恼？一时还难猜透。这次突然被召见，是给辣的还是给甜的吃呢？

蒋介石慢慢坐了下来，这才露出那种不大讨人喜欢的微笑说：“诸位辛苦了。”一双眼睛严厉而自信地朝大家打量着，“目前的形势大家都很清楚。这次军事委员会研究的中国与英国的军事同盟方案，原则上已经达成协议，但……英国人还心怀鬼胎。”他停顿了一下，“不过我们还是要积极

地做准备，先将部分兵力集结到滇黔、滇川、滇康一带进行整训。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通过滇缅公路，去夺取仰光海口，接运美国援助我们的作战物资……诸位对这一方案有什么高见？”

静默。

蒋介石的这一打算事先一点都未透露，来得突然，突然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一时不知该发表什么意见了。说对了，当然讨老头子欢喜，说岔道了，挨老头子一顿训不说，恐怕乌纱帽也给弄丢了。这样的事，他们见得多了。

“怎么大家都不说话呀？”蒋介石昂着脑袋，左右环视了两眼。

“我说两句。”白崇禧站立起来。

蒋介石点了点刮得光溜溜，在装饰灯下闪着青灰色的脑袋，“坐下说，坐下说。”

“委座这一打算固然是伟大的战略决策。”白崇禧说，“不过与其舍近求远，不如把正在广西整训的几个部队集结起来，取道南宁、贵县一带，全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新的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来他个……”

“嗯……”蒋介石挠了挠光滑的额头，说，“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不过我们拿什么去和盟军相呼应？枪支，弹药都还在仰光堆着呢。你考虑没有？”他眼珠子瞪了起来，直望着这个多年来对他一直是顺一时，逆一时的桂系将领。

大家一看这种局面，也只好正襟危坐，互相看看，谁也没再说什么了。

“至于我这个方案能不能实施还很难说。”蒋介石从座

位上又站了起来，“娘希匹……”他来回踱了两步，然后转过身来，“这事不简单，还涉及到中国、英国和美国三方面的种种关系，意见还未完全统一起来。美国因目前还未涉及到他的利益，还不大愿轻易卷入这场战争，而英国人既担心单独对付不了日本进而侵占他的殖民地，但与我军事同盟，又怕我们占着缅甸不放。这些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看这个军事同盟迟早是要实现的。而且这个同盟我们必须要实现，否则，美国援助我们的战争物资是无法得到的。”他走到他的位置上挺立着，显示出权威者的姿态，“大家回去立即传达我的命令……”

“唰！”将领们起立，挺胸、收腹、立正！

“调第五军、第六军、第五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一军……”

接受蒋介石命令后，当天下午，各路将领就离开重庆返回各部去了……

3

蒋介石的一道命令，使沉寂的红土高原喧嚣起来了。公路上，战马嘶鸣，尘土飞扬。

在由全州通往云南的公路上，一辆美国吉普车不停地鸣响喇叭，超越着那些拖着大炮的战车。车内半躺半靠的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几乎半天没说一句话了，眼睛半睁半闭地想着心事。重庆方面的命令来得太突然了，而且不允许有任何怠慢，也未说个由来，就让你带着部队向云南开进，老头子打的是什么主意呢？而且调动的还不单他这个军，那么多部

队往西南集结，看来将有一个大的行动！……杜聿明轻轻叹了口气，在没有得到部队调防的原因之前，他心里没有一点谱。

车身在不太平坦的路面上颠簸着，就象一只航行在风浪中的小船，把他的心颠得颤颤悠悠地无法平静。心里老在嘀咕：将会是个什么行动呢？远洋作战？打日本人的后路？他摇摇头，老头子没那胆量也没那能力。不过从调集那么多部队的动向看，他不得不多方考虑和有所思想准备，如果真是命他远洋作战，在他第五军里，究竟有多少人能够与自己不同生但同死呢？虽然在昆仑关，他第五军全军将士们是齐心的，那么现在呢？他在心里细细分析着：昆仑关大捷后，自己手下的上层干部都是自己一手安排的，而且他们大都是他的学生。他当年在黄埔军校七期当学生队队长时的最得意的学生！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与他们的师生关系，和委员长与他的师生关系，是完全同等得起来的！如果一旦委员长再把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本军，不说象昆仑关那样完成得出色，也不会给委员长丢脸就是了。想到这里，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似乎心里才感到松快了些。

吉普车摇摇晃晃地顺着急转而下的山势，在铺有碎石子的公路上飞奔。

公路两侧的松树林长得还很茂密，而且很少见到枯黄的断枝。

秀丽的山色一下吸引了杜聿明，他不再闭目去瞎猜那些未知数，索性睁大眼睛，一边抽烟，一边探出头去，欣赏起陌生的山光水色来。疾风把烟灰吹撒在银白色的领章上，他竟没有发现，而完全被眼前不断掠过的景色迷住了。

他命令司机靠边停住车。他走下车来，站到一个土丘上，一边透透气，一边放眼望去。

公路上，正在行进的千军万马望不到头和尾。步兵、炮兵和坦克部队，犹如滚滚洪流，奔涌向前。

杜聿明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在强烈地震动。这种震动，比起那在疲劳与困倦当中业已麻木的军营生活，真还是一种享受呢！他看着自己这支以坦克为中心的综合性机械化部队，心里反倒舒坦多了。他不时向从他眼前驶过的载重卡车、轻型装甲车、通讯指挥车和牵引着重型高射炮的车辆挥着手。

马达和坦克履带发出的嘎嘎轰鸣，象无始无终的惊天霹雳，在山谷里久久地回荡。

突然，一辆吉普车在杜聿明站立的土丘下停住了。一位青年军官动作敏捷地跳下车，跑到杜聿明面前，立正敬礼：

“杜军长，白部长有请！”

“啊！”杜聿明愣了一下，感到很意外，急忙朝那辆吉普车上望去，“白部长在哪里？”

“在前面的松树坡等你，说有要事与你谈呢。”

“好，我立即前往。”

行不多远，就见一辆黑色“雪佛莱”轿车停在松树坡下。

杜聿明急忙走下车，向正迎候在松树林中的白崇禧走去：“调防紧迫，未来得及绕道前往桂林向白部长辞行，还请多多原谅……不知白部长准备去哪里，今日有幸与你相遇，这可是……”

“我是专门为你送行来的。”白崇禧看了杜聿明一眼，

把“你”字吐得很重，“我昨天才回到桂林，全州县长就来见我，告诉我说，杜军长为他们修了一所学校，一座工厂。我听了很受感动，也很感激，象你这样的黄埔军人是不多见的！”

杜聿明不知白崇禧此时见面为什么会突然提起他已经忘却的事来。他眨巴了两下眼睛说：“广西民众是本军的衣食父母，本军的一切都是民众给的，为他们做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嘛。”

“谢谢你是这样地能够理解广西庶民百姓！”白崇禧叹了口气，突然把话锋一转，说，“知道这次为何让你调防吗？”

“不知道。命令上没讲任何原因。”

“老头子要集中五十个师到滇缅边境，声言什么要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援助的作战物资……”

“哦！”杜聿明惊叹道。心想，果真让我预料到几分，便问：“那么说，把我这个军调驻云南曲靖、杨林一带待命，就是准备让我到缅甸作战吗？”

“当然！”白崇禧把这两个字说得非常之响亮，似乎是一把重锤敲下，想让杜聿明的心有所震动。他接着说，“不过，你应该知道，这是一项极大的错误。这次军事委员会研究中英军事同盟方案，如此重大国策，本应慎之又慎，可是老头子却听不进我的建议。也许委员长被那个獐头鼠目的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吹昏了头啦。看来，你老兄的命运是不幸的。所以，我特地到此来送行，祝你在不幸中万幸……再见……”

白崇禧拉着杜聿明的手，半天才松开……